



〔波蘭〕魯維克·司達斯基作
聞 喜 改 編

廣坊奇遇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廣 場 奇 遇

〔波蘭〕魯維克·司達斯基作
聞 喜 改 編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內容提要

這篇電影故事，是根據波蘭同名電影改編的。它是寫一個來自農村的熱情少女和華沙的一個青年砌磚工人的巧遇、相愛、而又一起建設華沙的故事。在作品中，作者以生動的筆調，着重地表現了女主人公罕卡的堅強、果敢的性格，歌頌了華沙工人們的熱愛祖國、熱愛勞動的精神，同時也以喜劇的手法，諷刺了殘存在人們身上的輕視婦女的封建意識。此外，也從側面寫出了波蘭婦女在整個建設事業中所占的重要地位。通過這個故事，說明波蘭人民在英勇、歡樂的勞動中，在建設華沙的同時，也成長了社會主義的新新人。

廣場奇遇

〔波蘭〕普維克·司達斯基作
聞 喜改編

*

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

上海衡山路58弄2号

上海書刊出版業營業登記證078號

大東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*

开本：787×1092mm 1/32 印張：1 9/16 字數：29,000
1956年10月第1版 1956年10月第1次印刷
印数：1—20,000

統一書號：T 10077·328

定 价(5) 0.12元

主要人物介紹

翠 卡——沙林士基的爱人。原是一个農村姑娘，後來成为一个先進的砌磚工人。

沙林士基——年青的砌磚工人，劳动模范。他爱翠卡，并全力培养她成为一个先進的砌磚工人。

歌比列士基——工地主任。为人爽直、快活，但存在有瞧不起妇女的封建意識。

奧 司 卡——沙林士基的助手，是个年青、活潑的小伙子。

托卡司基——建筑工地的党支書，是个在羣众中有威信的領導者。

陶布魯尼——自來水管的裝修工，是个缺少主見的人。

卡 司 諾——歌比列士基的妻子，一个典型的家庭妇女。

雷巴索娃——工地主任，一个优秀的領導者。

巴 夏——砌磚工人，翠卡的女友。

梭 卡——砌磚工人，翠卡的女友。

納 泰 卡——砌磚工人，翠卡的女友。

目 次

主要人物介紹

一 觀光華沙	1
二 廣場的舞會	5
三 公園中的新發現	9
四 “你這塊磚不合規格！”	14
五 气得把湯碗都打碎了	19
六 生產成績下降	23
七 出乎意外的事情	27
八 男女工人都提出了保証	32
九 “工人之家”造起來了	36
一〇 狂歡之夜	40

一 觀光華沙

初夏，在通往波蘭首都——華沙的公路上，有數不清的裝滿着各式各樣器材的汽車在飛馳着，它們都奔向華沙，奔向每一个工地。在千萬工人的劳动下，新的華沙城一天天地在成長，第二次世界大战給予她的創傷，已經被新建成的一幢幢的高樓大廈給修復了。

每天，每天，從波蘭各地來觀光的人民，總是唱着愉快的歌曲，帶着兴奋的心情來到華沙；他們在心愛的首都度过幸福的一天，然后又在愉快的歌声中离开。

這一天，是佐山南農村俱樂部的青年們來觀光華沙。汽車穿過廣闊的田野直向市區進發，車上青年男女們的歌声跟初夏吹拂的和風一樣，沒有停止過片刻。那歌声使人神采飛揚。

農村少女罕卡唱得最起勁，也唱得最好聽。她内心的情感都從歌聲中傳達了出來——她是那麼迫切地希望着早一點看到華沙，早一點和向往已久的首都會面。

“看，華沙到了！”罕卡情不自禁地高呼起來。

車子很快地就停在一座高大建築物的前面。青年們急速

地从車上跳下來，當他們還沒有在華沙的土地上站穩的時候，帶領他們去觀光的向導已經吹起集合的哨子，催他們趕快出發了。在華沙，要觀光的地方实在太多了，一定要爭取每分鐘的時間。

向導的腳上好像裝了彈簧似的，連跳帶跑地在前面領路。他的眼睛今天特別靈活，左顧右盼地找尋着每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；他的嘴巴今天也特別靈活，滔滔不絕地介紹着各个名勝古迹。

“這是美人魚雕像，自古以來就把它當作華沙城的標記。……那座橋是工人們向華沙的獻禮。……維斯杜那河，波蘭河流之母。……”向導的一番話還沒有說完，接着又在發布“繼續前進”的口令了。

“諸位請看，這是瑪麗安斯達廣場，這裡住宅區的房屋是按照十八世紀房屋的式樣新建的。市場、噴水池、大鐘、環城樓梯、白磚瓦宮殿、塞古基雕像……。繼續前進！”

“正前面是西齊司門王碑，這是古老華沙城的表記。……城正在進行重建，那邊是十五世紀尖塔的殘迹……。”

跟隨在向導后面的青年男女們，在興奮中感到了疲乏，他們加快着步伐緊跟上去，應接不暇地欣賞着這許多名勝古迹。向導越走越快，青年們越走越感到疲勞，好不容易聽到向導的一聲哨子，大家才松了口氣，坐在西齊司門王碑石下面休息。

罕卡已經走得精疲力盡，靠在石級上閉目養神。

向導看了看手表，丟掉手中剛吸了半支的香煙，迅速地站起來，吹了一聲哨子，又在高喊：

“注意啊，注意啊，我們繼續前進。”

大家都跟着向導前進，只有罕卡還疲乏地坐在那裡。同行的女伴瑪爾催她趕快起來跟着隊伍一同走，她不願意，表示要單獨參觀華沙；瑪爾怕迷了路，独自追上隊伍去了。罕卡望着他們一羣人的背影，深深地舒了一口氣。

太陽快到正中了，罕卡才離開西齊司門王碑。她走過了許多寬闊的馬路，也看到了許多建築工地，那些掘土機、起重機一刻不停地轉動着，好像在向她招呼似的。罕卡看到了許多新鮮事物，站在工地旁戀戀不舍地不肯离去。

突然，有一個女工從很高的建築物的架子上跑下來，親熱地招呼她：

“你好啊！瑪爾亞！”

罕卡很奇怪，知道她認錯了人，連忙說：

“我不叫瑪爾亞，我叫罕卡。”

“噢，就算叫罕卡吧！我叫巴夏。你是不是從博肯夫來的？”那位女工看了看罕卡的服裝，覺得她准是自己家鄉一帶的人。

“我是從佐山南來的。有什麼事？”罕卡有些糊塗了。

“我家就在柯伐崙，离你們近得很！”巴夏遇到了同鄉，緊緊拉着她的手，高興地回過頭去向其他的女工說：“你們快來啊，這是我們的同鄉！”

工地上的女工把罕卡包圍在當中，大家欣賞着她的打扮，向她問長問短。罕卡打開自己的綠色手提包，把帶來的蘋果分送給大家。巴夏問她是不是在這裡工作，另一位女工納泰卡問她喜歡不喜歡華沙，還有一位女工梭卡告訴她建設華沙

的情形。你一句，我一句，使罕卡不容易听清每句話，她只是連聲地說：“太好了，太好了！”當女工們跳上汽車和她分手時，還是熱情地向她招着手，問她几時再來。



鄉下姑娘罕卡來到建設中的華沙城，在工地上和聯博女工們談話。

罕卡愛上了華沙，也愛上了這羣女工，她真想在這裡和她們一起工作，一起建設華沙。她望着那輛疾馳而去的汽車，隨着她們的方向走去。她心里越想越美，脚步也越來越快，不知不覺地又到了一個新的工地。

這個建築工地上搭的腳手架比剛才看到的還要高，工人們在很高的架子上忙着進行砌磚工作。罕卡坐在工地旁邊的一個大樹根上，她有些口渴，便買了一支雪糕在吃着。她仰起頭，凝視着正在高架子上緊張地工作着的工人們。

“喂，喂！”在高空架子上工作的砌磚工人沙林士基在叫下

面的一位工人。

罕卡以为在叫她，心里觉得很奇怪：怎么有这样的人，大家又不认识，叫我上去做什么？她对着高空架子作着手势，自言自语地说：

“叫我上去？有事情你可以下来。”

沙林士基并没有听清楚罕卡的话，以为她在跟别人打招呼；他高声地向罕卡身后另一个在买雪糕的工人说：

“快点啊！把雪糕给我！”

罕卡嘴里正噙着雪糕，听到沙林士基的叫喊，更不以为然，就立刻回答：“你倒想得好！”说着，她赌气地转过身去，表示不再理睬他。

罕卡身后的工人发觉了这个有趣的误会，对着她哈哈大笑起来。这时候，在高空架子上的沙林士基和奥司卡也明白了这个误会，都望着罕卡直笑。笑声把罕卡弄得很窘，她急忙捡起了手提包，带着很不自然的微笑离开了这个工地。

二 廣場的舞会

黄昏，瑪廊安斯达廣場正在举行联欢晚会。擴音器里不时传出了令人兴奋的消息：

“下一个节目是由各地方的业余剧团表演的。現在，夏多諾夫國營農場的舞蹈隊开始演出。”

佐山南農民俱乐部的青年男女們今天來觀光華沙，也帶了节目准备在联欢晚会中演出。在舞台后面，他們緊張地准

备着一切。忽然有人發覺表演節目的女主角罕卡不見了，大家都在查問，連瑪爾也不知道她的去向。台上的音乐声是那么热闹，台下观众的鼓掌声是一阵又一阵，擴音机的報導是一次又一次，这可把佐山南的青年男女們急坏了。

这时候，罕卡已經來到了瑪爾安斯达廣場；她远远地看到台上在表演着節目，就急急忙忙地从人叢中穿过，找尋着自己的团体。当經過雪糕攤附近时，在一片喧笑声中，她遇見了白天在工地上笑她的沙林士基和一羣工人們。

沙林士基看到罕卡，覺得有些面熟，便問她：

“我們好像認識。你是不是吃雪糕鬧笑話的姑娘？”

提起这件事，罕卡心里还有些生气，假装不知道，反問他：

“什么笑話？”

沙林士基指着她的花裙子，說：

“我認出來了，就是这条花裙子。”

罕卡笑了笑，說：

“你認錯了。”

“对不起，姑娘，你今天到过工地沒有？坐在那棵樹根上……”

罕卡搖了搖头。

“你是不是在那里吃雪糕？”

罕卡还是搖搖头。

“你是不是有一个漂亮的綠色的手提包？”

罕卡急忙把手提包藏在身后，搖着头說：

“沒有，沒有。”

“全認錯了？”沙林士基覺得太奇怪了，仔細地注視着她。

“誰叫你只顧看提包，不仔細看看人的相貌。”罕卡說得連自己也笑了起來：“那人或許長得像我。”

沙林士基知道罕卡在开玩笑，斷定她准是白天遇到的那位姑娘，于是也就跟她开玩笑地說：

“看相貌并不一定認得准。孙女兒，年青漂亮，常常長得像她的祖母，可是，老祖母並不好看啊！”

罕卡把頭一仰，說：

“我算祖母還算孫女兒？”

沙林士基故意仔細打量了一下：

“唔，老祖母，老奶奶。我們跳舞吧！”

台上忽然奏起了佐山南團體表演節目的音樂。罕卡慌了，急忙松開沙林士基的手：“這音樂不好跳，等會兒……”話沒有說完，她就轉身跑開了。

佐山南團體表演的節目合唱部分已經唱完，獨唱開始了，因為罕卡沒有來，臨時只能由瑪麗代演。當瑪麗正要歌唱時，罕卡已經從她的背後鑽出去，放開嗓子唱起來了。同台的人看見罕卡准时趕到，唱的時候都帶着高興的微笑。台下，在人羣中看表演的沙林士基，發現台上唱得那麼動聽的就是剛才那位姑娘，臉上也露出微笑。他決定等候這位姑娘，一定要在舞會中和她跳一支舞。

廣場上奏起了“瑪麗安斯達圓舞曲”。男女們像穿花蝴蝶般的翩翩起舞。

沙林士基找到了罕卡，他們也在人羣中跳着舞。



在華沙一个欢乐的夜晚，罕卡遇见了瑚蘋能手沙林士基，和他一起跳舞。

“你唱得真好。那歌词是不是‘小鹿兒不像鳥兒，少女不像男子漢’？”沙林士基很喜欢这支歌。

“何必要逗我，要是真心……。”罕卡接着唱了下去。

“唱下去，唱下去。”沙林士基發覺罕卡并没有把这支歌唱完，便說：“你教我学会这支歌。”

“你要学这支農村山歌做什么？”

“我才爱農村呐！我一听到这支歌，就好像看到了一大片的庄稼，大羣的牛羊，还有鷄啊，鴨啊，还有你啊！”

罕卡笑了。她低声地說：

“当我唱到‘我对他映了映眼，他立刻就跟上來’的时候，不是想到什么樹林，什么牛羊，我只想……。”

“想什么？”沙林士基明白了她的意思，故意問上一句。

“想華沙。”

沙林士基和罕卡舞還沒有跳完，他們的談話還剛是一個开端，擴音机里報告佐山南參觀團的團員們趕快到汽車上集合的声音，就把他們還要說的千言萬語都打斷了。罕卡急忙離開沙林士基，她怕汽車開走，說了聲“再見啦！”就跑开了。但她心里却有些恋恋不舍，希望再跳一支舞，或者把那支歌教會了他再走。沙林士基和她分別時，覺得有許多話要說，但一時說不出來，只說：“你一定要再來。”他們在瑪爾安斯達廣場度過了一個愉快的夜晚，跳了一次舞，也談了很多話，可是，誰都嫌時間過得太快，雙方都沒有空間一聲对方的姓名，就这样地分手了。

罕卡上了汽車，還是恋恋不舍地貪看着華沙的景物。白天和罕卡談得很投機的女工們這時候剛來參加晚會，她們看見罕卡就要离去，也都希望她早些再來，還要她問同鄉們好。罕卡真想留在這個令人迷戀的好地方，她和女工們握手分別時，緊緊地拉着不想松開。

在夜色朦朧中，汽車馳出了華沙。至于罕卡，人雖坐在汽車上，而她的一顆心却留在華沙了。

三 公園中的新發現

罕卡回到佐山南後，心里念念不忘華沙，干起活來不像以前那样有勁，常常朝着往華沙去的方向發愣。

在地里撿土豆的老媽媽發現罕卡有些变了样，就对旁边

的瑪爾說：

“怎麼，罕卡去了華沙一趟，她那顆心好像還沒有回來的樣子。”

瑪爾有些知道罕卡的心事。就在瑪爾安斯達廣場舉行舞會時，她看到罕卡和一位年青工人在跳舞，談得很投機。當時和瑪爾一起跳舞的恰巧就是那位年青工人的助手奧司卡，他告訴她說，那位青年工人是個勞模，上過報紙，拍過電影，是華沙最光榮的砌磚工人。瑪爾也沒有問起這個勞模的名字，但知道罕卡愛上了他，因此就對老媽媽低聲地說，“罕卡是為了那個‘勞模’。”老媽媽不懂什么叫“勞模”，只覺得這個名字真怪。瑪爾笑着跟她解釋：

“這不是人名字。他是一個砌磚能手，聽說超額完成百分之三百十二呢！”

罕卡離開她們並不遠，可是對她們談論她的話一句也沒有聽到。她的眼睛向遠處凝視着，好像在看什麼；其實，她並沒有看到什麼，因為她的心，已經飛過廣闊的田野，飛向華沙去了。

一場風雪把罕卡心中的煩悶掃得干干淨淨。春天來了，大地充滿了生氣，它也以新的活力給予罕卡。在一個明朗的早晨，罕卡終於乘上了向華沙急馳的火車，去追求蘊藏在她腦子里很久的那个美麗的理想——做一名建設華沙的新工人；還有：重新會到上次在瑪爾安斯達廣場認識的那个年青小伙子。

春天好像無聲無息地從罕卡的身邊溜了過去，罕卡在華

沙不覺已有兩个月的光景了。在學習砌磚的短期訓練班里，罕卡學會了掌握技術的本領，很快就被派到工地上去工作。在那里，都是建設華沙的女工人，也就是上次她來華沙時所認識的一羣新朋友：有巴夏、納泰卡，還有梭卡。在工地上，她們愉快地工作着；在宿舍里，她們像姊妹一樣地有說有笑。罕卡第一個理想是美滿地實現了，可是，華沙是那麼大，她想找的那个青年小伙子却一點也打聽不出消息來。

星期日——春天將成尾聲的那个星期日，宿舍里的女工都在打扮着，準備到公園里去度过休假日。惟有罕卡独自坐在床上，拿着一本書在低聲地念着，好像美丽的華沙引不起她的注意似的。



罕卡積極學習砌磚技術，要做一個優秀的砌磚工人。

“你早晚会当上一名出色的砌砖工人的。”納泰卡看到罕卡那副用功的样子，忍不住地好笑起来。

“当工人？照她那样速度，她要在我們这里做工程师呢！”巴夏希望罕卡一同出去走走，故意逗她一下。

罕卡从床上跳了下来，把書一扔說：

“好，好，别开玩笑，我跟你們一起出去。”

“那我們要陪你在城里多兜几个圈子了，”梭卡接着又向她开玩笑，“也許可以遇到你想念的那个‘劳模’。”

“别开玩笑，”罕卡嘴上这样說，心里却真有这样的想法。她用恳求的口气說：“你們也不替我想想办法。”

“想办法？你連名字也不知道，叫人家怎样替你想办法？”巴夏說完，就拉了罕卡走出宿舍。

公園里，到处开满了鲜花。这一羣年青的女工结伴而來，給它添上了愉快、欢乐的气氛。她們一面走，一面注视着豎立在四周的劳动模范画像，希望在这里發現罕卡所要找尋的那个年青小伙子。

“有了，有了！这一个就是砌砖工人……”納泰卡好像首先發現了似的叫了起来，“还是个突击手哩！”

罕卡还没有回答，納泰卡又接着說：

“是不是身材挺壯，黄头髮……”

“人長得比較瘦，也很高，黑头髮。”罕卡失望地回答。

“那准不是你所要找的那个‘劳模’。”納泰卡想了想，又問，“他鼻子上有沒有雀斑？”

“沒有。”